

G408-24

• 供批判用 •

迟群、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员和
干部学习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两
报一刊社论座谈会上的讲话(原件)

一九七六年十一月

迟群、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员和 干部学习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两 报一刊社论座谈会上的讲话(原件)

一、关于学习问题

重要的问题是用马列主义、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。没有这一条不行。要真正理解，要学好，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。做到真正理解是相当难的。常有这种情况，在没有知道毛主席指示时，非常想知道；知道以后，好象一下子都懂了，就不太下功夫去理解了。有的同志说：“毛主席都说清楚了嘛。”越是毛主席说清楚了，越是要下功夫去理解。资产阶级“就在共产党内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走资派还在走。”查查老祖宗的书（马列的书），在那里找不到。所以必须很好地学习、理解。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，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，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，不理解就难以联系实际。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人，不认真学习，没真正理解，自己的问题就联系不上。

比如，走资派可不可以改悔，该怎么理解？邓小平彻底暴露之前“还是人民内部问题，引导得好，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，以后他的矛盾性质变了，走到对抗性方面去了。如刘少奇、林彪那样。”该怎么理解？毛主席说过，机会主义头子为首的，改也难。陈独秀

改了吗？没有；张国焘改了吗？没有；瞿秋白、王明、高岗、彭德怀改了吗？也没有；刘少奇、林彪、直到邓小平改了吗？都没有。一个改了的也没有！国际上也是一样，从普鲁东到伯恩施坦，从考茨基到托洛斯基，从布哈林到季诺维也夫，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，他们改了吗？没有一个改了的！纵观古今中外的修正主义头子，有哪个改了的？！所以毛主席说，“改也难”。这是因为他们的阶级本性难改。

不理解毛主席的重要指示，就不可能认识斗争的长期性。有些同志认为搞得差不多了，斗争中的差不多思想同斗争开始时的吃一惊、吓一跳是一致的。先是“吃一惊”，后来就觉得“差不多”，下次再“吃一惊”……，几乎成了规律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还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，影响很深！再就是对毛主席的指示没有真正理解。为什么说“走资派还在走”？为什么它是长期的历史现象？并不见得真懂了。过去有的同志不明真相，觉悟不高，一时跟着他们跑了，说了错话，改了就行了。允许犯错误，允许改正错误，否则就成了不许人家革命，连自己也否定了。历次运动中总有一些人跟不上，有人犯错误，总要拉他们过来，不然的话，怎么能取得团结95%以上的干部和群众。所以说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要反复讲，经常讲，只给少数人讲不行，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理解。

有些单位出现厌战情绪，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。它恰恰说明了，要深入领会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，包括学好两报一刊这篇文章，还要持久地花气力。我们的教训是，往往一边在讲毛主席指示，一边又上走资派的当。阶级斗争是纲，马克思、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就讲，毛主席几十年来一直讲，但是我们要从理论上彻底地承

认它，在实践中清醒地坚持它，却并不容易。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有惊人地相似之处，但形式却变化多端，敌人不会愚蠢到至今还讲那个“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”，也不会说布哈林那样的话或是林彪的那个最最最，连邓小平的话如今也不会讲了，因为这些都被人们批判过了，声名狼藉了。他们就要用令人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，让你上当受骗。他们越是失败，就越是要疯狂地反抗，不然，路线斗争岂不是到了邓小平这里就停止了?!不会的!仍然要有斗争，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，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。为此，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，在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习马列，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。

二、学习的重点

学习“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”这篇文章要有个重点。重点搞清楚了，其它问题也就豁然开朗了。重点就是：走资派的问题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。从这个问题看到了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，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什么；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，看到它是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。这篇文章批邓，从几个方面加以剖析，也还是说明资产阶级在党内的问题。文章讲到斗争没有结束，同样是因为资产阶级仍在党内，走资派还在走。

毛主席说，我们的国家是“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”，“和旧社会差不多”。这里包括了许多问题。我们是站在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中建设社会主义的，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旧痕迹，分等级、有八级工资、按劳分配、等价交换。讲到教育阵地，教师都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，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员、教授，以后靠他们才逐步培

养了新的，但也是按照他们的思想体系培养的，“基本照旧”，除了不喊蒋委员长万岁外，也差不多。主席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。然后主席又讲了一段话，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、同走资派的斗争。民主革命后，列宁为什么没有停止？工人、贫下中农没有停止，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。小官、学生、工农兵不喜欢“大官”压他们，所以要革命。走资派“大官”要维护他那个既得利益，汽车、楼房、高薪、服务员，他那个“根据地”，他怎么能继续革命呢？打起仗来先想到罐罐罐，扛不动，一个军队都拉不走，他怎么能打仗，怎么能革命呢？！所有这些，概括起来讲，还是走资派问题。

文章最后讲形势和任务，还是围绕对走资派斗争这个问题。所以抓住这个重点，搞清楚走资派的本来面目，阶级实质，他们代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，比资本家还厉害，走资派还在走是长期的历史现象。搞清楚这些问题，其它问题就容易弄懂了。有人问，是不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？要害是把走资派问题搞清楚。邓小平是刘少奇、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。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，文章讲得很清楚了，自上而下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。那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黑班子。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是邓小平，还有一大串人物，直到吴晗、廖沫沙，挂帅人物是刘少奇。林彪的下边有陈伯达，黄、吴、叶、李、邱，大小舰队、死党，林彪挂帅。这次邓小平，下边已经点了好几个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，光这几个人还成不了气候，但挂帅人物是邓小平。批判的大方向、重点，是批邓，偏离大方向就是没有理解毛主席的指示。一定要坚持批邓的大方向，深入下去，进行到底。包括搞好清查。

三、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性

“和平演变”是相对而言，本身也包括不和平的一面。苏修对革命群众血腥镇压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也说明这个问题。复辟的行动并不是不知不觉、舒舒服服地过去的，只是没动用飞机大炮就是了。镇压革命群众也是他们的一个拳头，看一看有的省市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就知道了。有的同志不太理解，就是因为没搞到你的头上。党内资产阶级要复辟，他们要付诸行动，先造舆论是不够的。当然不同于出动飞机大炮，因为那样更容易被人们识破。然而武装政变、右派政变是可能的，林彪不就企图这样搞吗？！当然，这在中国是不容易的，搞政变是可能的，但肯定是短命的。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就是反革命暴乱，他们会冲击中央驻地、人民大会堂、中南海，会夺取电台，发表所谓告全国人民书（实际上是反革命宣言），会呼吁帝国主义、社会帝国主义出兵，建立国际的反革命同盟。这种情况在国际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肮脏的记载。56年匈牙利事件中，纳吉就呼吁帝国主义出兵。所以不能低估天安门事件的严重性。

四、关于走资派的面目

十大文件里有一句话：“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，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、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。”当时是针对第十次路线斗争讲的。这次同邓小平的斗争也差不多，七、八、九月一些人跟着说，跟着搞了，有的地方没有派性也跟着反派性、整顿领导班子。

一个时期攻击毛主席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四起，同时又大肆吹捧邓小平。刘冰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邓小平的讲话搞到学校来，并且急于要传达。我们告诉他们，需要请示市委后再决定传达不传达。下午回来告诉他们没有传达的任务，但他们已经传达下去了，就半天时间。“老九不能走”，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是错误的，毛主席不会这样说。这句话有两个错误：一个，“老九”不是我们的语言；第二，“不能走”，怎么走了？文化革命几年走到哪里去了？从他们几个人到目前为止的交待，已经充分暴露出党内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，狗屎不如。

有些人，总有一天人民要清算的。别看他们现在好象挺“左”的，领导这个，领导那个，不交待不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的。“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”，但不能犯了罪就不算了！有的人他还在布置清查呢，恶毒的政治谣言不就是从他嘴里出来的！有的同志说，干脆把那几个人的交待公布于众。我们说现在公布不策略，讲原则性还有个灵活性呢，不能只求一时痛快，不能那样干。说那些人犯了滔天罪行，一点也不夸大。对他们的疯狂性、危险性、顽固性、斗争的长期性，都要有充分的认识，否则不可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。路线斗争没有调和余地，有你就没有我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点都不能含糊。但处理上还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，无产阶级应当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。要把学校的斗争讲一讲，特别是在干部里边讲一讲。那时候刘冰几个就是同我们对着干，但是双方谁也没挑开，象演戏一样。他到处讲跟线不跟人。其实他连起码的马列主义都不懂。人和线是分不开的。怎么不跟人呢？共产党不跟马克思、列宁，不跟毛主席行吗？不崇拜马列、毛主席行吗？那还是共产

党！？他们的话是经不起推敲的，他们根本不懂马列。

五、关于斗争策略问题

我们出去开门办学，有一条原则，不介入。就是说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搞运动。由于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，我们考虑到全局上的复杂情况才这样规定的。有的同志说：“毛主席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？”但斗争要有策略。我们过去已有些同志上过一些当，和人家一块贴大字报。今年，有个县要开常委扩大会，有两派，要求我们参加。两派怎么参加啊，即便是一派也不参加。他们开的是常委扩大会，引到历史问题上来，我们不能参加，因为有人会利用清华的影响造成很复杂的情况。如果是开批邓大会，要我们发个言，贴出大字报，那是可以的。

有些事情，说句难听的话，就是走资派对运动的抵触，不只是什么加夜班费问题，你去说两句他能听吗？解决这些问题要有个过程。有的同志急躁了，而走资派正希望你急躁，急躁了，就可能在策略上犯错误。所以我们要斗，要有革命造反精神，但策略问题上也要注意。

六、目前形势下斗争的特点

走资派现在怎样走的问题。目前还有没有正在走的走资派？谁也不会说没有。既然有，怎么在走？当前形势下很值得我们研究。那种公开抵触的是一类，有的人并不是这样，他相当积极，有干劲，追查反革命和谣言，他还亲自挂帅追，但不是真追，是假追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以“左派”的面目出现。还有的追谁呢？追的不是反革

命，而是追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，批林批孔中的积极分子，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。

有个地方，邓小平一声令下就行动起来了。那些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年老体弱，有病不能工作的人，去年都被请出来，提起来，当第一把手。他们在干什么呢？首先组织班子，你们想他能组织什么班子？他们也讲话，讲的是什么话？他们能执行什么路线？这些人心里不仅是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阴魂不散，还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积下的怨仇不解。他们那里的县委书记平均年龄52.4岁，地委书记54.7岁，省一级干部40岁以下的只有一个。有一次提干，统统提的是60岁以上的。我们不是说老的不行，毛主席说我就是最老的，问题是坚持什么路线。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前推行错误路线，文化大革命中有气没出完，所以去年邓小平一声令下就杀气腾腾地出来了，有的人带着氧气袋来整革命派。而无产阶级革命派，是包括老、中、青的。

七、关于斗争的长期性和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念

毛主席讲，小官、学生、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，又讲到斗争、矛盾，讲到一万年还有矛盾。主席这样讲，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监督“大官”们了。

走资派保护“大官”们的利益，就是主席早就讲过的保护既得利益，甚至讲过既得利益集团。当然，不是说让中央、省委的领导都去住平房，那样也要犯错误。但有的人连儿子、孙子的小楼也盖起来了。这些人在考虑什么？所以问题是路线。资产阶级的欲望越来越高，没有止境，他们对广大群众的剥削也越来越多，贪得无

厌。一座小楼，还有两座小楼，这是他的“根据地”，设备还要最好的，差一点也不行。高薪还是纸面上的，不在纸面上的远远超过他的高薪。我们清华职工借家俱还要扣点钱，走资派那里沙发、地毯、风调设备，你从“高薪”里扣？他才不干呢！

所以说如果苏修出兵来了，这帮人能象邓小平说的那样，横下一条心，拚老命干？我看是相反地干，去当投降派。有的人一重新工作就讲，东西原来放在哪里，现在还那么放。实际上问题远远不是放东西的位置，他是在示威。邓小平盖房子，面积虽没有林彪的大，但高级得多，其实他现在住的本来就很高级了。

走资派在一段时间里说一些蛊惑人心的话，什么“五子登科”之类，有的人一听以为是邓小平关心群众生活。其实，不说全国的，你邓小平到清华来解决一下两地分居和房子问题，试试看，他们讲的都是漂亮话，搞的是修正主义，要拉人们跟他走资本主义道路。群众生活应该关心，每年党委都要化一定时间讨论这些问题，每次基建劳动我们都参加。生活问题过去有，现在有，将来还会有。这是社会问题，首先要讲革命的需要。另外还有前边讲到的那个“老九不能走”，这个话是煽动和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，是对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本否定。就是要继续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，统治文化宣传部门，专无产阶级的政。有些人听了很高兴。我们针锋相对地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“团结、教育、改造”的政策，强调掺砂子，强调外行领导内行，强调接受工农兵再教育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这才是从根本上关心爱护知识分子。而邓小平则是坑害知识分子。

走资派是骗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。去年最早抵制“三项指示为

纲”的，是工人、贫下中农、解放军战士。东北有一个铅锌矿就拒不执行。

天津小靳庄在刮东风时，什么人都跑去，报社、出版社、县里，都派人。刮西风时全都撤了，只留县里的一个人，还是“观察”的身份。小靳庄的同志说：“一个也不要，给轰走！”那时候小靳庄受到的压力我是知道的，但我也使不上劲。一些出版物提到小靳庄就不让出版，小靳庄的名字到处都要拿掉，可见压力之大。小靳庄的同志不吃这一套，十二级台风刮不倒，他们团结战斗，硬是顶着干，一直顶到反击右倾翻案风。这一年，他们粮食产量过了长江；原来的水不好，又打了甜水井，喷灌也有了；还自力更生盖了好多新房。就是一个生产大队，干了这么多事情，真了不起！他们不搞歪门邪道。工分值高达一元三、四角，社员只拿一元，其他公共积累。粮食也多，一年能有七、八个月吃细粮。小靳庄以大队为核算单位，他们集体种自留地，发给社员菜票，凭菜票去领菜，清除自留地的私有观念。因此社员们收了工就可以去上夜校、学唱样板戏。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作出了榜样。

八、关于批邓联系实际问题

批陈整风，批林整风，批邓要不要整风，要不要联系实际，我们在批邓的大前提下，抓阶级斗争，解决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有人会说，这是矛头向下，我们就是要下到你这个人的头上，解决你的问题，当然把问题搞清了，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你这些问题不解决行吗？我们就是要整这些问题。